

陈美琪·著

不顾一切 去旅行

路上有风景

还有不期而遇的故事

它们在我的岁月里沉淀

TRAVEL ALONE IN EUROP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LES ABBE

不顾一切去旅行

TRAVEL ALONE IN EUROPE

陈美琪·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顾一切去旅行 / 陈美琪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520-1892-9

I. ①不…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8972号

不顾一切去旅行

著 者: 陈美琪

摄 影: 陈 蕾 陈美琪

责任编辑: 林凡凡

策 划: 陈雪文

设 计: 卢 莹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弄7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46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92-9/I.237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小时候，看着天上高高飞翔的候鸟，心想它们不累吗？它们要飞去哪里？它们短暂的生命将会遇到多少风暴与危险？不由得为它们的命运黯然神伤。但如果这就是候鸟的选择，那么它们就必须走完全程，义无反顾。就像那些旅行者，选择了颠沛流离，选择了流浪，那么就勇往直前，不再左顾右盼。

喜欢独自旅行，不为别的，只为那份随意与自在。寂静的独处让心跳声更沉更稳更响亮，也让前方要走的路变得更清晰明朗。

旅行，是浓缩的人生。最妙的，在一段长途旅行之后，通常你的记忆里会自行筛去那些平淡无奇无聊的时光；剩下的一些粗颗粒，有时是宝石，熠熠生辉，有时也会是一块尖利的石渣，因为划伤过你的手指而让你印象深刻。途中你并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那些人，那些际遇，无论好的坏的，都让人充满期待。这便是根植于身体骨血中，时刻催促我前行的力量。

谁都不愿让自己的人生一眼就看到尽头，旅程也如此。所以无须害怕前方的未知，不论旅程或人生。

不顾一切完成一次旅行吧，你收获的将是一段斑斓的人生。

089		Bonjour 陌生人	@ PARIS 巴黎
081		翡冷翠之夜	@ FLORENCE 佛罗伦萨
073		天堂里的思念	@ BERLIN 柏林
063		时间在这里暂停	@ TUSCANY 托斯卡纳
055		他的城	@ BARCELONA 巴塞罗那
031		你听	@ LISBON/FLORENCE/NICE 里斯本/佛罗伦萨/尼斯
019		巴黎 巴黎	@ PARIS 巴黎
001		你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 PRAGUE 布拉格
序			

191 | 只要你相信 @ NORWAY 挪威

181 | 为你而来 @ VATICAN 梵蒂冈

173 | 谁的遐想世界 @ PARIS 巴黎

167 | 选择了，就必须坚持 @ In the car from SWITZERLAND to AUSTRIA 从瑞士到奥地利

159 | 一瓦遮头的“家” @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137 | 关于那些小物的故事 @ LYON/ZURICH/BERLIN 里昂/苏黎世/柏林

127 | 我眼中的德国人 @ GERMANY 德国

115 | 第一次 @ MOSCOW/AMSTERDAM 莫斯科/阿姆斯特丹

103 | 握在手中的时光 @ SPAIN/VIENNA 西班牙/维也纳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你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P

PRAGUE

布拉格的下午，刚下过雨的天依然灰蒙蒙的。

早上来自卢森堡的姑娘带着她小小的橘色行李箱走了，于是房间里就剩下我和另一个中国女孩。我和她前一天打过照面，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叫梓筱。

我总是一下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每次第一眼看到一个人，注意力全在脸、表情、言谈举止上，当别人告诉我名字的时候，我也会机械

地报出自己的名字，却每次都忽略了用心去记住别人的名字。但她的名字我记住了，因为曾经一个我认识的女孩和她同名。

青年旅舍中，整个不算宽敞的6人间里摆放着3张上下铺木床，我和她各占了一个下铺，另一张床空着，我俩离得并不远。那一刻，我正半躺在床上听她娓娓讲述她的故事，她和布拉格的故事。

梓筱的一头乌黑直长发是全身上下最让人记得住的特点。一双眼睛不算大却有神，肤色略有些苍白，尖下巴让整张脸看起来消瘦，却在每次说话不经意间向上轻扬的时候显出俏皮。总体来说，是个不算漂亮却惹人喜欢的女孩。

她在两年多前来到布拉格学习语言。捷克语，在欧洲这许多种语言中绝对算是小语种，我问她为什么选了这样一种一般人觉得并不实用的外语来学，她说那纯粹是因为爱上了布拉格。曾经有一位作家形容过意大利一个海边小镇，她说，这里是一个梦乡，你在时它不是非常真切，当你离开后，它变得栩栩如生。我觉得这段话用来形容布拉格一点也不为过。我也非常喜欢布拉格。

当梓筱开始努力学习捷克语的时候，非常戏剧性的桥段，她爱上了她的老师，一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捷克男人。或许在布拉格，爱上一个人是毫无意外的一件事情，这座城市是那么温柔甜美。

当她讲述起她的过往时，脸上表情复杂。有些沉醉，有些时过境迁的淡漠，一丝缅怀，一点感伤，嘴角时不时挂着不易觉察的浅浅的笑，眼神却时而迷离，时而黯淡。有好几回，我想提醒她，说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楚，想想又作罢，分明她只是在梳理自己的记忆。

那个叫沃伊切克的金发男人，和梓筱相恋了一年多。她总是用“可









爱”来形容这个男人：可爱的笑容，用中文说“我爱你”的时候口音很可爱，做早餐的背影挺拔可爱……

我无法想象一个可爱的三十岁出头的男人的样子，在她为我描述的一个个画面里，沃伊切克只是一个一头金发、身高一米八几的模糊影子，这个影子与她牵手、谈笑、相拥，漫步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里。

“雨都停了，我们出去走走吧？”我点头，随即把扔在枕头边上的一件薄外套穿上，四月雨后的布拉格，天气还是如水的沁凉。

她说他们注定是要分开的，一开始她就很清楚。这不仅是因为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他俩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沃伊切克有个生活在纽约的姐姐，他努力学好英文，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去往纽约，与姐姐一起生活，融入纽约快节奏的社会氛围里。

最后，沃伊切克如愿去了纽约，而梓筱也回了国，同时带着对这座城市、对过往恋人深深的依恋与回忆。

再度回到布拉格，仿若隔世，对每条街道却依然谙熟于心。我们就这样在查理大桥下喂了几个钟头的天鹅，心不在焉地看伏尔塔瓦河上，偶尔经过的船只划破了河面的平静。

雨后河畔的泥泞粘上了鞋底，天鹅们却自得其乐完全不在意脚蹼上踩着泥藻，欢喜地从水中摇摇摆摆走到岸上，又从岸上踉踉跄跄淌到水里，把浅滩的清水搅得浑浊一片。

梓筱挺直着单薄的背，裙摆沾上了些许泥水，每次扬起手将面包碎撒出抛物线的时候，都会引来一群争抢的天鹅。她如同孩童般享受着喂食的简单快乐，眼光追随着白色天鹅的身影，若有所思却温柔如水。不远处那座在河面上伫立了六百多年的大桥，棕黑色的桥身和桥面上

一座座姿态各异的雕像，倒成了背景，将她与天鹅嬉戏的画面映衬得格外水灵。我知道在她平静的笑脸下，内心的百味杂陈。我怎么会不懂，可我却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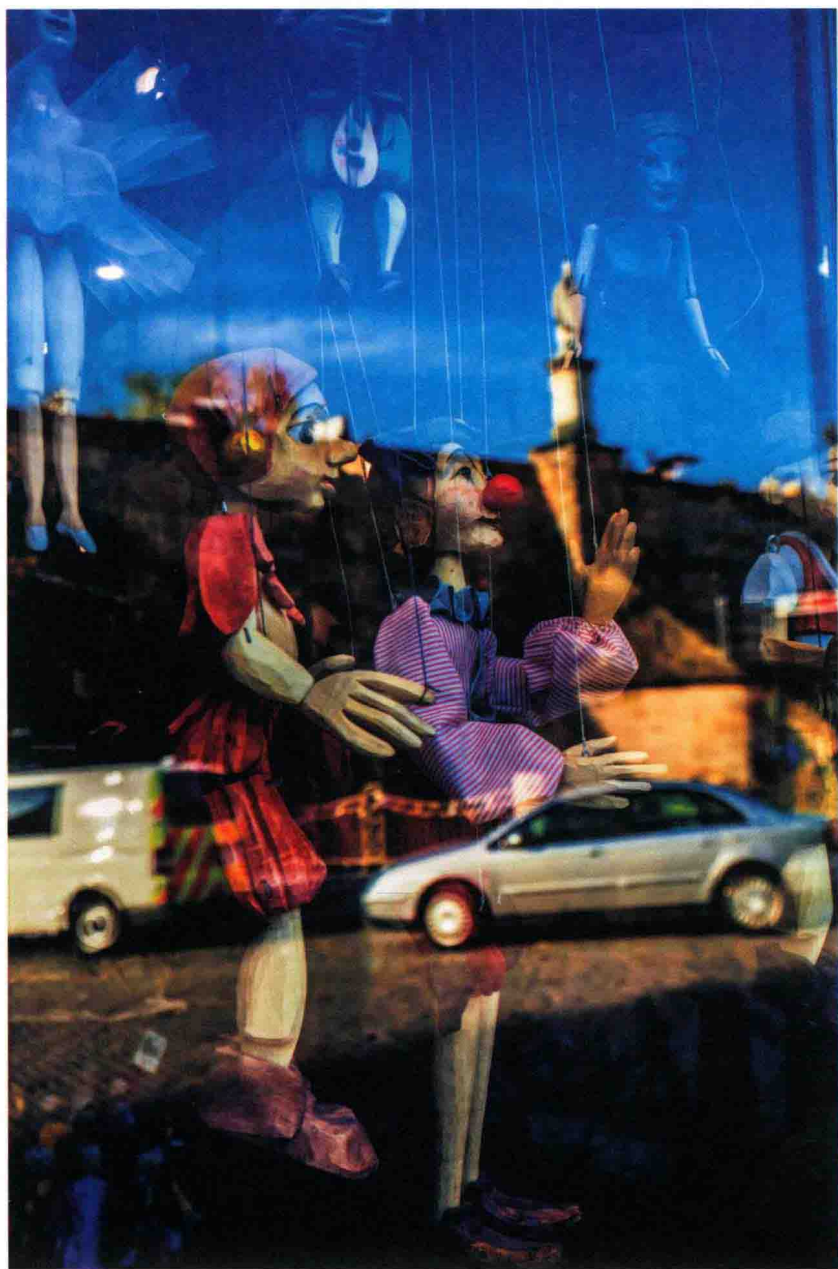
这座城市中，伏尔塔瓦河上总共有 18 座大桥，唯独查理大桥最让游客心仪，因为它的年岁最大，它是横卧在河上的第一座桥梁。桥上每天人来人往，街头艺术家、小贩、游客、当地人……哪怕你起得再早，睡得再晚，也永远看不到查理大桥落单，更何况，桥上还有那些站成永恒的雕像陪伴着。

“快一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可以自由呼吸了，再回到这里，才知道一切都没有变。”陪着她，我们走在老城中的小路上。黑灰色的石板路面被早晨的大雨冲洗得乌亮，踩着踏磨得平滑的石板路面，之前鞋底泥泞早被带走，不留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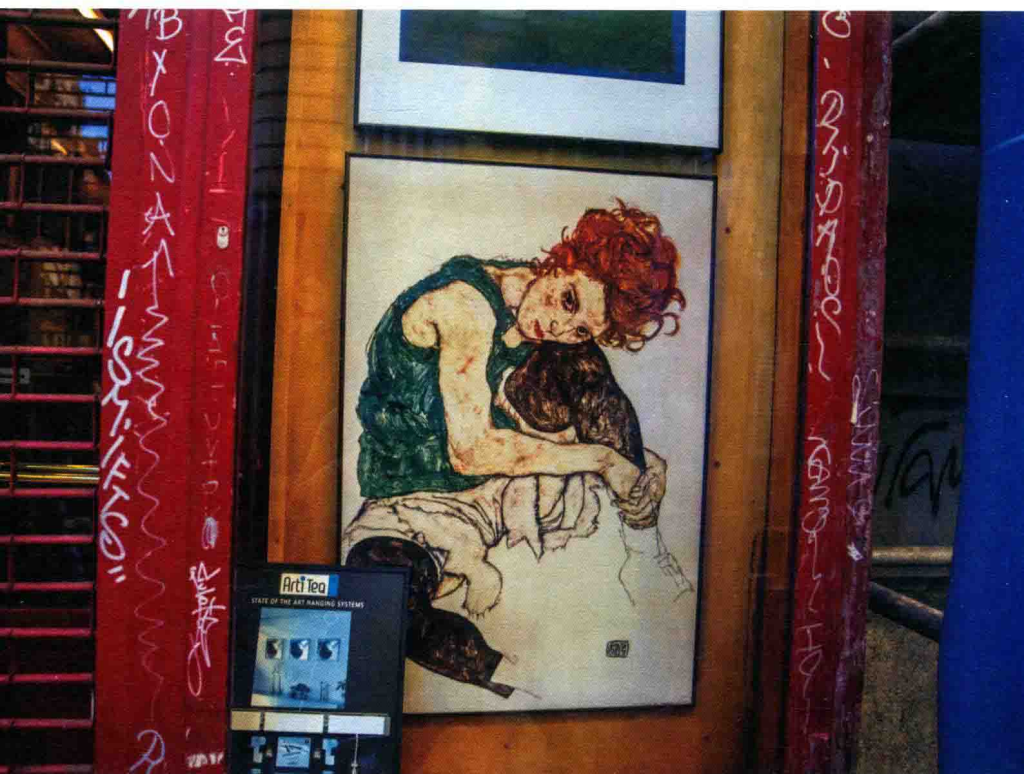
街角有一家手工木偶店，梓筱在橱窗外停下了脚步，隔着一面玻璃对着那些被涂得五颜六色的木头人发起了呆。我并不喜欢这些被牵着绳子的人偶，总觉得他们有种被诅咒、被桎梏了灵魂的诡异气质，在夜幕降临之后，灵魂才能被释放，于是他们只会在暗夜不被发现的角落里走动，伴着关节“咯吱咯吱”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压抑窒息。

布拉格有各类拉线木偶店，手工匠人通常会在他们身上涂上各种鲜艳的颜色，倒是蛮好看的。在橱窗里，最有名的是匹诺曹，你还会看到形态各异的仙女、巫婆、戴着王冠的国王和王后、各种动物……应接不暇。老城剧院中每晚上演的木偶剧、黑光剧也受尽追捧，却从来不是我的心头好。

我和她走着，听她絮絮叨叨说着沃伊切克学过小提琴，沃伊切克



特别崇拜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沃伊切克带她去吃全布拉格最好吃的烤排骨和啤酒……她有时像个本地人，带我在拜特申山上参观布拉格城堡与圣维特教堂，再下山乘坐特别迷人的红白相间的有轨电车穿行在城中，跟我讲她以前听来的民间故事；有时她却走了神，于是我也陪着她发呆。



伴着挥之不去的记忆，那几天，我们两个把布拉格踩了个遍。天气晴朗的时候，蓝天白云下的布拉格让人流连忘返，那些白墙红瓦的房子遍布全城。伴着安东·德沃夏克和贝德里赫·斯美塔那的音乐，循着弗兰兹·卡夫卡脚步，我们像两条鱼，徜徉在城里各处。

“你看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吗？你觉得托马斯对特丽莎是真爱吗？还是这一切只是特丽莎的一厢情愿？”

当特丽莎在混乱的人群中举着相机抓拍苏俄士兵对捷克人民的暴行，托马斯神情紧张地守护在她身旁时；当托马斯在特丽莎离开日内瓦再度回到沦陷的布拉格，抛下一切紧随其后时；当最后一章托马斯对特丽莎说“我在想我是多么快乐”时——我认为米兰·昆德拉书中想表达的托马斯，是深爱特丽莎的，不管他是如何的放浪形骸。

听完我的话，她陷入了沉思。从一开始，我都是一个聆听者，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让梓筱与沃伊切克最终没能走在一起，我只是一味地听由她描述过往。

伏尔塔瓦河边，有一座非常有趣、现代感十足的房子，它叫“Dancing House”。这座房子有着扭曲的外形，玻璃外墙让它的金属骨骼一览无余，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仔细观察着这座奇特的房子，梓筱若有所思地问我，想不想跳舞。我看着洒在她苍白脸颊上的点点阳光，风把她黑色的长发轻轻扬起又放下。此时，在我脑海里，沃伊切克从一个模糊的影子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脸上五官立体，扶着她腰肢的手掌骨节分明，他们两个就这样在风里相拥跳起了轻盈的华尔兹，她由衷地笑着，垫着脚尖将双手高高举起，用力捧住了他俊俏的脸。